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十一

儒林

黃景昌傳 宋 濂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
黃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
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
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

景昌據經為斷各採其長有不合痛辭闢之不少怒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沉集衆說為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

昌善持論出入經史滾滾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刪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筴擊几為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富貴也景昌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恋恋懷鄉人有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

明文海 卷三十一
祐紹聖間有朱恠者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
春秋之學恠悉傳之嘗著春秋羣疑辨若干卷宋季有
蔡慶宗光遠者以春秋舉于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
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
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
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忘語言之空
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
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
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之術可謂

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
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則非人之所知
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寔繫乎後之人天
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瀛為此
懼故得而備論之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
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輒擢慶元
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

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受業之源無過此者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以為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晏昉鄭性之楊簡表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于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是忘食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閔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

二州桐城為隣壤萬目睽睽不能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謀者至秀發擒之函斬於城上以徇金日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聞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寬亮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刎

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為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真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僉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寔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為之

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病整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為屬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惟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為歛當屬曠時民夢秀

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惟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擇物之念則若饑渴然居田里曰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為得哉善琛為之止有悍戾者日嗜聞富人疾之欲以嘯聚之名寘于法秀發白于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間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

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贊曰瀟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斬士大夫析圭擔爵者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存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剗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寔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為黑倒上為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

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侃傳

喻侃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侃早從良弼學繼受經于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侃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密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闖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

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穀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侃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含山有兵敗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侃曰事急矣乃命弓率執大奔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奔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衆謂尉宜得侃悉歸於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慶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侃能文見侃

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侃乃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連贛吉珥筆成風民善訟侃為人怍怍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許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政章服尋陞朝奉郎初侃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侃嘆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競短長哉遂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侃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

如注氣軒軒出鼻忽問人莫能抗尤長于文辭通直郎杜遊嘗稱之曰質而不裡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對不以食膾炙為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關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崛起其傍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

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
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
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
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
獨出為諸生倡布磔網紀發為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
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侃之功也已
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在再下詔獄侃
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于萬死一生之
中亮顧侃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侃所著有隨

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
從弟南強

喻南強傳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
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
索隱語移日精鋒起亮曰喻伯強文墨翰議凜然可畏
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
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
邊功部臨安前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

明史稿 卷之六 九
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肄府中徽幟精明行列整肅
變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閔譚女已瘡死誣丘驚
跌所致挾王丙為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於
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寔將坐汝譚色
動顧謂王曰汝欺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
盜販舳艫尾相銜不絕徼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強
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讒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
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為罪
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

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辰三月卒年七十一
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寔踐每至名義可喜
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為
根焮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救南
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賫恨入土
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為士類耶
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此子真義士也即秉
燭為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
卒直亮之寃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

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
樂暇時旅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
文善馳聘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
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
厚祖楚楚業進士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誼缺乎
居則謬為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
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偁與南強見之必將
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
焉其偁南強之謂乎

義烏宋先達小傳

王 禕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
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
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
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
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
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
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秘閣知磁
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

畜募勇敢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

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民一怒以安天下之名臣雖驚怯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內外所屯兵寔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能

殲滅醜虜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日遂薨臨終連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諡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鑿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頴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乃除頴秘閣留守判官頴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

不守矣頴後為兵部郎中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克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依倚因請以信王椿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椿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義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壁社稷長靈寔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者

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
函大臣之首僚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
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
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
徙知慶安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
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
慮憂國庶幾治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
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
直敢言如徐僑者願寘之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

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昉在侍從代為請祠相迄不受
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
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
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畧謂君心正則朝
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
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壻爵且建
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
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檝奉使狀與
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

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既歸援舊北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毅名齋朱子之學詘於慶元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

中誠仁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不堪其平嘗入對衣敝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括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沾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為改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青

陽兩縣尉諫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為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侍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

史氏書曰括浮鹽至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于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僑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變遊變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為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蘊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試

中教官仕為尚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
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南酒官未幾
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論對言事抗
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
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
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
兄也時為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為宅之不思掩前人
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

嵩之不知而使之不知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
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
意而不敢撻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
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為之極諫謂憲
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
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
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
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災拯鹽
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谿驛積階朝奉郎其在

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為同年植以故早師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贊曰文清則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幹氏而浙東為文清然黃幹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為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而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政路故著于大節表表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魏純傳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為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衛寓薊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官將子於學官傍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疎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

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_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于中而不能自己於言乎嗚呼嘗瑄觀古人論

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己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媿于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于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畧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

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固極宜通當不至于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于中微于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成欲其得位于時是則以人事言之希文名寔享於遠邇亦當顯于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于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于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

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以能為乎是皆不可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謂何耳固未嘗以今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媿于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

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媿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于世也遂作傳以置于私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于為善而無疑於命云

羅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彛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散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以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

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
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為人可知然亦以此取
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
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
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
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做古
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
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
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時已近午亦

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
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
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採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
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
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
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
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
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
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李評事傳石

瑤

李承芳字茂鄉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基俱好古博學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游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簞笠相見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奇麗議論古今人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詣朱子註疏以為拘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耽佛嘗與客登西山逢路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恠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

交誠慤不阿言動佩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媿姁矯枉過直云太史公曰孔子有言必也狂狷乎自聖人未嘗不樂與志也然率意自高不知所裁去道漸遠與莊老之徒不殊若承芳之奇卓不拘抱野自肆其視喁喁富貴相吹以沫者奚翅絕等然作論駭俗往往戾經不但為未醇云爾

蘿石翁傳黃

綰

蘿石翁者不知為何人也姓董氏諱濤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其先汴人始祖曰健為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

家於澈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澈浦世肆戎
習其兄源長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澈浦初學為
詩不解隨俗營生業獨好吟咏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
古跡竒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
可愕可慨可慶一于詩以過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於
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閔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
與遊往來廣倡遇佳辰輒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
凌危履險吟嘯忘返放浪於形骸之外凡所欲之或衝
風雪或冒零雨或乘夜月雖豺虎交前鬼魅伺途衆不

能從亦獨行孤往不顧吳越好事家每懸榻之伺乃紀
為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不計囊橐有無兄貧則捐已
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
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鄒魯者以田易值易畢魯疾
亟出券燬焉卒復紀其葬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
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亟
稱屢嘆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趨聽數
日乃悔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
七矣舊所與遊聞皆笑之但曰吾從吾所好而已遂更

號從吾道人且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乃謂然曰今日客得歸矣于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又號白塔山人澈浦廢寺有鍾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屬續之日視日早晚曰吾其歸與又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目其子舉人穀以予與蘿石嘗有一日之雅乃以九杞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予為傳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

相為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一之其志其為其品始定若蘿石翁者始嗜吟詩習之垂老晚乃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欲為儒學既而又逃釋老遂以沒世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為何品者也雖然就其所志而言則蘿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其賢於人也何如哉

湛文簡公傳 郭 棊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初名露更名雨字民澤生而穎悟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白沙與其沉潛遠到弘治

壬子以書魁鄉薦專心理學遂焚引隱居更今名曰侍
白沙講心性之學豁然有得久之以母命復出僉事徐
紘為勸駕過南昌謁莊定山問學亟為稱誦讀書南雖
祭酒章楓山懋試眸面盡背論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
元積楊廷和主考見其論用至近至神等語知為白沙
高徒置第二名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楊明王守
仁在吏部相與倡明正學而修撰呂柟主事王崇慶輩
往來辨論時名大著出使安南陽明贈文中有謂晚得
友甘泉而志益堅其學務求自得者世未知之且疑為

禪甘泉其聖人之徒與惟重若此既至安南嚴却餽金
黎明贈詩有白沙門下更何人之句便道奉母南都日
設講席有甘泉問辨諸書正德丁亥宅母憂歸葬荷塘
廬墓三年產瑞瓜人以為孝感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每
講必端坐澄心灼見道體嘉靖初召補原官累績遷南
祭酒與諸生講學刻心性圖說教以隨處體驗天理為
要晉禮部侍郎上天德王道及聖學諸疏大指謂天德
王道本於慎獨即聖諭所謂敬一帝王之學一貫而已
一貫非他心事合一之謂論語二十篇無非一貫之義

無非心事合一之學故敬一箴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一者純乎理而不雜此二言極為明切默契道體即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之旨誠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上嘉納之所著獻納篇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錄進足補衍義所未發者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講學新泉書院滿九年考年逾七十致仕所著心性書遵道錄樵語古小學四書測五經測楊簡折衷非老子及甘泉全集門人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稱

其功在禹右嘗於天闕精舍立祝聖臺置講田以贍四方學者庚申卒于小禺洞年九十有五訃聞諭賜祭葬隆慶初賜謚曰文簡海內翕然稱為近代道學儒宗云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十二

儒林

貞靖周先生傳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峯周先生既沒而其子紹元紹節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姤行已垂廿載鄉曲父老時時為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稱說宦蹟以是日間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于同志曰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儒林
 貞靖周先生傳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峯周先生既沒而其子紹
 元紹節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姤行已垂廿載鄉曲
 父老時時為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
 稱說宦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于同志曰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傳十二

儒林

貞靖周先生傳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稱說宦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于同志曰

吾今而後知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
謚以尊名非獨國典亦有私謚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
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媿願徼惠於二三子於是徐
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
言曰靖諛者曰貞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正己身也
少言而中也維先生好遜食貧易簣不變可不謂貞乎
力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讞陶潛之美
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為先生謚議成以質於外史氏
王世懋曰可為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名思兼

字叔夜號萊峯松江華亭人也祖裡某縣簿父雲鵠以
先生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質少為大父母所
器恒抱着膝上曰此我家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
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
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
竒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
偶輒應聲屬以詩有范甯王忱之句因命與其子豫孫
同學即朋右中丞也中表競爽葩藻流聞時人以為機
雲復出云年十七補邑諸生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不

能休大為督學使者楊公所知嘗為古詩歌啓事陸文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爾善視之先生乃從陸君所益窺羣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咸自謂不能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以文體踰格為監試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癸卯秋試疾間入闈始稍斂就時遂捷丁未計偕竟與楊中丞同舉進士謁選得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侵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亟下舍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

縛一籃輿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舁行民皆歡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居一歲州大治父封公嘗携家就養潛行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經歲月亡論枉曲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立決乃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矣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起而祝之迫視則守像也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云藩府闖縱莊壯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捶莊奴斃之獄闖嗾王奏之下所司鞠選愞吏惕王威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

院彭公疑其事檄先生往召王先生宴衆虞有他先生
攝衣竟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為飲酌危竟席王不敢吐
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嘆曰是胡難決僉事亡意
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曰今為宗藩故加罪一等閣
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未減足矣卒據以請於朝僉事
者竟得復改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
幕府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劓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饑
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為招緝語
散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得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

恐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錢穀皆復
業為良民兵罷不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所
得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
忽有野鴿來巢種類甚繁因取膳二親州人以為天所
惠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計吏多有餽遺
先生僅持銀一錠詩而贄之分宜亦知其廉能歸其一
錠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行第一辛亥擢繕部員外
郎督厥清源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源去平度
不甚遠其人思先生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先生

人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為色喜或曰不幸受其官虐使公在吾豈知此因大泣先生亦大為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踴躍來奔比見各太息去李初不測所以繼知之過清源為先生道其事云去後十年民竟為立生祠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窰殿故多羨利猾民蚕食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獻怒却之已摘其姦狀尤著者杖而戍之蠹弊盡剔宴坐堂皇時呼吏卒為担水濯階曰毋污我階故事公私船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肯先生

在清源中使惕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先生為禱於神募民囊土築隄身立赤日中督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為序以傳先生居清源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比先生家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滋下有張某者遇殿中舊胥知為先生至親即率妻子羅拜具食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子復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寅晉水部郎巡通惠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封父母先生望闕拜舞曰吾藉

是稍報二親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湖廣按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能聲至則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州有宗廢將軍五人藉藩封恣為奸利糾集亡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亟走匿斫柱而出州倅而下悉奉其指使為監司為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非游徼可辨即聽民自擇捕去城十里守備祝明來迎先生知其人可任即與密謀盡得諸奸狀五將

軍者氣盛而入為構公不動頃之羣嫗戟手呼噪於門公又不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臂七首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為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為此曹死耶五將軍計沮而退先生乃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詔即訊逮得旨竟械置高墻所奪田宅子女竟還之民自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拈舞為先生塑像立祠先生拒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舁碑藏之攝篆江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

於先生暮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先生方略竟殲之
江黃之間威惠流聞聲稱籍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譽
也爭媿歎自謂不及云兩臺薦疏皆極揄揚而先生已
丁內艱去矣初二親就養先生雖不在官舍朝夕跪問
起居孝謹備至已聞倭寇稍平思其幼子堅欲歸先生
不得已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駭謂先生胡至此先生
曰坐吾親得罪亦復何恨使者退而服其言母夫人歸
未幾以訃聞先生勵殞於地者再徒跣而歸水漿不入
口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出仕先生嘆曰吾安得

復抱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封公權庚午封公患風痺
復不起先生哀毀雞骨如母夫人喪服除竟不復出優
游林泉者逾八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闔
門食貧終不為人閱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携圖書數卷
遊吳越佳山水間嘯詠自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
嘉興先生門下士也遣小吏持幣侯且訂謁期先生峻
却之母以我故蹈嫌疑已聞唐公樞講學蒼溪買舟訪
之聞先生至出迎偃僂舴艋間侯甫別去而先生已解
維不可跡矣已至蒼溪訪一學博士亦故膠東弟子戒

勿言有司已竟洩之分巡其人先生故吏若迎至供張
先生變色不語趨棹歸其狷介至此先生雖屬於士節
乎然其居鄉和易慈愛藹然嘗養病南禪寺聞鄉人金
姓者坐官逋頌繫且死亟徒走歸捐貲為贖之其人踵
門謝則拒弗見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
夫夫名為辱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歸而使
人召之來其家巨測先生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為犯
他冠蓋恐不汝宥也咲而遣之有市賈買米誤遺數十
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自言先生沒二

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乃知其隱德不可勝紀云
吏部即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時徐文貞當國絕重先
生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仕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
廟堂方以兄為學問中得力人柰何不為蒼生一出先
生猶堅卧不起未幾復召為廣西督學副使寔有意大
用之而先生已邁痺疾竟不聞新命卒年僅四十有七
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謂宜人曰吾生平競
兢常恐失墜今幸歸全何恨謂二子無荒學問吾以清
白遺汝縉紳能念我者汝不孤矣訃聞朝野惋嘆遠近

奔突請生羣議請祠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雅毋煩再覈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若平度父老謝禹氏輩率其弟子百餘人為文醜酒頓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蹟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生少豪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白太已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斂而焚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輿服聲伎珍玩之屬都無染著而一意靜修學道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辨析參互手

綴口占畧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故人莫得而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道學記言若干卷行于世其為詩若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失二孤從殘剩中輯之周為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嘆曰大丈夫當為百世謀若偷為娛悅耳目前衿魚燕幕耳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其施之不究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

古其年尚減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天假餘齡出而用世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行性靈常在亦詎於今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生懿行寔繁恐久愈湮沒故余為總集所聞以比於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罪於蕪之剪不乎

江西奉新縣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佳胤

恭懿先生沒余守官不得啓手足為訣既殯讀舒太守所為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受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

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層岡翠柏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為柏山先生云先生上世俱隱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給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風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而易學未行時有老先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錄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錮笥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

可覆翫且不能辱主司一盼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圖
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
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
有司先生一無愠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衰然冠
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不第竟
謁選授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
其民奉新人校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故慢命
以累先生先生捐俸為之不足則倒橐中物以此先生
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書內外弟子橫經問難

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
妄取與而惡惡甚厭人無敢犯且絕跡公府先生嘗對
弟子談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第者至讀書不求章句
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暇造先
生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
諸弟子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
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
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
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

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人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溯前又曰讀乾之象見文王興周之德讀坤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

然悟以為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囊僅十餘金滿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洵有道人也余既率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為恭謚再舉先生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馬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州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

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八厓周公傳孫 宜

孫子曰華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談者率以為楚之鉅馬自邑中馳者槩謂東山東山之秀乃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夷夏若朴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產山自東復北行數十百里則其勢愈益雄巍壁峭嶂疊嶺峴阜仰軋日月竒刺雲漢眎東山蓋上下幾之於是有異人生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居其下故稱八厓

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更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降直入其解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貴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罔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為諸生也諸生率卑易眎之曰周氏子窮而粗鹵即免死溝中俸耳凡有酒食聲伎之會即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顧倜儻靡較遇酒食聲伎直入座中坐高論濶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眎之會有誦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人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

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誦之亦稍稍敬重視公居無何公鄉試武昌榜欲出也戲隱其名姓謂他邑同候生曰今年解知之乎華容周廷用也同候者此人中解乎公即曰此故奇才也設令試禮部策廷對猶當首耳已公果列第八錄其文式之明年正德辛未而公與家大夫舉進士出為宣城令宣城者縣之壯也公為之迎刃破節排錯解焚芟強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文章詞翰為山川亭閣之遊不三年入為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州夷獠帖息寇暴屏除文學詞翰愈益加進駸駸內遷

已會公疏詆銓部厥辭直烈當事者怒公思有以阨之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憤而公靡平而公則坦然泊如曰此何足以困我也乃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以何也進公福建右叅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于壺山之陽林公大喜竒焉為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屬亂芒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云公冒險闢阻宣德布惠綏懷勦撲或有機要遂平芒部之亂又攝武科舉士科舉士率精寔無謬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

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修楊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然公終不自耀其能征芒部也同事猥隨者間得美遷而公顧三載于蜀居久之始擢為江南按察司江俗故刁強弗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為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折之以此故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讒交集成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鋐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者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即曰公不黜此人他

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摘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氣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寃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而公顧達言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是卒歸歸而與家大夫為石磯八厓之社其文益大進明年嘉靖甲午公微病疥醫謂下之愈乃下之而增病病不數日而卒年五十三孫子有曰世蓋有真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無師承之助後無汲引之階總角

寒素又非有萬石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氣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技靡羣之貲陰厚獨得之具能然哉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既生之矣即俾其鷹揚嶽立雷動風馳掀揭宇宙照耀日月奚不可耶而顧空抑阻撓位不稱德行與世乖使人籲蒼叩帝莫能伸達嗚呼天生之天抑之乎抑闔首齷齪者其得志宜久而孤騫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嘉靖壬辰予以文試禮部是時公始黜也人率喜謂公曰八厓子去矣

予曰若謂今日之去能八厓子屈哉夫天下有真豪傑亦有真毀譽真豪傑者必真毀譽而後能明之者也夫八厓子誠去已庸沅恒輩視厥偃蹇跛躄胥靡之狀誠已內快中足喜其計行矣衆口之鑠駟而積毀之銷既息子猶賢人君子也今所覩闔首齷齪僥倖通顯者非世之所誇耀駭震所崇侈以為不可及人哉然不數十年灰盡烟滅即使三尺童子微有識知謂其品視八厓則何如此非所謂真毀譽者耶夫真者定也定者人為之寔天道之公也八厓子亦俟其定已耳故曰造物無

終窮然公之黜歸也語諸子若弟曰而屬以我故怨乎
吾聞之丈夫進不獲於時退必有知己者夫石磯子吾
知之契也今天稍俾我年吾得與石磯子日以文酒過
從足矣嗚呼公果未幾而死乎天之於豪傑晉其位復
晉其年乃以身致之毀若譽虛名且何益乎初公既與
家大人為同年婚姻交會予稍長亦能以文自樹立有
聲稱已諸時人乃成仇嫉擯陷之用置即號至親內戚
恨不欲其朝暮淪入目死焉而公獨冒衆怨排俗紛忘
年友之又播其名海內於是海內人間曰華容有周八

厓復有洞庭子乎嗚呼斯亦謂國士知矣公卒予為詩
十章哭之已又書其墓碑今又作八厓周公傳然予尚
欲刻其歸休詩并序其文論曰華容故文獻也前哲之
士若朴翁兩山率以文自樹立然其體顧咸不高乃八
厓子之文則彬彬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
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
中興吾邑吾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既已違世獨化而海
內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
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

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耶八厓子固可以死哉八厓子固可以死哉

見吾陳公傳 張元拈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
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熙寧之世為最盛迨明興
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
獵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
陳紫峰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
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

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即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
統承於先生者虛齋也然當兩先生時陽明先生方講良知
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為兩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
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亦而無疑於陽明之說嘗
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
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為致聞見
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
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
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只是致良知

此學初無足異不世知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為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為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氏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為文奇崛

道勁不為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為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執政愛其才令所知諭之曰賢御史稍須安靜公即對曰為我謝相御史非安靜官由是與執政忤肅皇帝既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恚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詛咒詞連宮禁

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於是
公方視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彎弓射父之罪東山
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為張氏羽翼併下公
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堯先族既睦之德而東
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堯舜克
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言暴母之事正正典
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悉無
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微
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與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

獻帝合葬天壽宮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
為言顯陵氣脈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帔交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投疏于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
是遂不定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
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
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為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
焉既退休里中日夜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
事惟地方利病所聞輒不惜齒頰疊疊為上官陳說為
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

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閩
 輒以公薦于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
 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
 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於世夫公始終出處
 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為謂廉吏為直臣為博雅
 之儒為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
 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
 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所學之緒餘
 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沒未幾其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

嘗見其子某于溧陽蓋短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二
 千里外來謁予請為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既
 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有以竊有請也
 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
 學之所自以附于誌狀之後

范栗齋傳張元拊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指弱冠棄諸
 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七徒以章句相馳騫
 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事王司與許半圭兩先

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其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窺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其義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筋不食既沒執哀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生死命耳何可一日忘吾

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侄如己子積蓄資為婚娶侄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投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樂從之遊然或以粟帛周之堅却勿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生平廉潔

類如此某嘗屈之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
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
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孜孜問學者而不衰每誦
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卧數日
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璿
迂潤其字別號栗齋蓋溫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

仲山王先生傳

龔勉

嗟夫經以載道古者講經即所以講道也後世講學之
名立于是始目經為訓詁而與道遂岐而二自八閩虛

齋蔡公以理性之旨發明經術務與前儒相統承而士
始有所準繼此而紫峯陳公次岷林公各以其學專門
為書而經學益著然其書亦互有得失而未能的然不
詭于聖賢也至我仲山先生潛心理窟闡揚經旨本三
公之說而折衷之著為定論學者治經欲求通於紫陽
朱氏以窺孔孟之藩籬舍是其無蹊徑矣今其日抄講
意諸書托剞劂以行世者可具論也厥公豈不偉哉先
生王姓諱問字子裕學者稱為仲山先生比沒又私謚
曰文靜云先生父曰樂華翁以經學師邑中而伯兄計

部公夙有文譽先生無他傳獨父子兄弟相師友穎敏
絕人得父兄指授而精詣之學益進髫年遂與兄齊名
相繼登薦嘉靖壬辰中式南宮引疾歸讀書山中從遊
者日衆學益大進戊戌廷試賜進士高第授戶部主事
丁內艱服闋補原官以便養乞南改兵部尋轉車駕司
郎中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行抵桐江乞致仕事時先生
年甫五十當事者夙才先生欲大用之而乃決策引去
無幾微遲迴顧望事^意蓋欲修色養之孝于樂莘翁也比
歸日奉親遨遊凡可以娛悅者無不至而與計部公白

首怡怡情愛彌篤孝友刑于鄉邦大為觀風使者所欽
仰薦疏屢上而先生若不聞也者夫篤於至性而爵祿
曾不足芥其衷則先生之學詎托徒空言也哉家居却
掃一空焚香靜坐上下千古而一切世故澹如也時徇
徂山陽水涯與漁樵伍築室寶界山極幽人逸士之致
又於東郭構綠蘿菴招名僧居焉講出世之學扁舟几
杖往返湖山間人蓋望而疑其仙絕跡公府監司郡邑
守相與一面為快性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短詠
數言而已先生雖不久於官乎而其所設施則有卓然

可紀而已者由戶曹視權徐州力刷積蠹而又權粟貴
賤以本折配支戍卒稱便在南駕部歲修馬快船諸軍最
苦幫甲徃徃逃竄以死先生憫之為白大司馬疏請官造
不以煩軍遂不復有幫甲累其他請營房覈軍籍嚴查
軍政優快平舡月糧經畫鑿鑿迄今著為令而獲免幫
甲者則家尸祝之先生之經濟此足以窺十一矣先生
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文學四方負笈者雲集開示指
要亶亶不倦莫不虛往寔歸藉先生之教以掇高第者
接踵于時然要以立身行己忠孝為本不僅事飾繪已

也郡先達文莊邵公道德文章表一時而太守喻公中
丞唐公學憲薛公並以經學稱海內宗匠先生始從喻
公遊喻公謝以不及乃師事文莊公一見輒稱許曰異
日子不予讓也已與唐薛二公友善雖學術行誼動相
頡頏而至其超然出處之際則二公不無心服退舍矣
先生形癯神清體不勝衣而志甚勁色溫而莊無悅人
之容然久輒自醉與人交情溢於文而尤篤親故調恤
無間馭左右甚嚴乃其體恤又甚至也天恤性澹泊無
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詩冲澹入陶韋室字道勁得晉

魏人法間或點染人物山水花鳥則神形兩至即專門名家不逮矣楮墨流傳幾遍海內寸箋尺素人競珍之蓋先生之學無間精粗咸潛心究意故雖一藝而其工至此先生勇退似錢若水而才略過之冲雅若杜初公和厚若邵康節而浴沂風詠之趣使得遊於聖門則當與顏氏子者翩翩而並駕矣嗟嗟可不謂有道之士乎某在門墻辱先生知愛最深嘗手書相勉謂他日衣鉢當以付子某深媿焉方無聞大有負先生先生沒而冢嗣吏部君以傳見屬夫子方負先生是媿而又烏能傳

先生哉然知先生而能言之者某又不敢辭也故獨推本其經學之詳撰次為傳而使後人知淵源所自云吏部君名鑑方以文學經術顯于世是足繼美先生矣

胡敬齋傳鄧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梅谿人穎異有大志家世業農至叔心益窘鶉衣蔬食若將終身焉方童年得鄰家遺物還之嘗從于周知準受春秋知無所得曰學詎止此乎及聞吳聘君與弼講學崇仁徒步從之遊聘君亟稱嘆以為非常人退而益加克廣盡棄舊學以斯道自任會

親喪哀毀骨立喪葬依古興不苟卜兆為鄉里彫兒所
阨墨纒走有司訟之卒得直既免喪乃靈上山浮錢塘
厯太湖吊虎丘窮金陵閩浙之勝幡然歸故山築室講
學謝絕人事學士張元積修撰羅倫郎中婁諒咸嘉之
修書通懃勲提學李齡鍾鉦繼請主白鹿洞未久輒謝
去余侍郎祐來稟學一見異之娶以女陳獻章起廣南
學者遠趨之叔心謂其近于陸氏戲玩天理不能順以
自然其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身心內外必主於
敬故以敬名齋雖在暗室屋漏夫婦如賓揮施筐篋沒

齒不消亂應接賓客巾履儼然涵養體認動靜不違發
諸議論醇如也達于晝夜死生之變而忻戚富貴利達
舉不足動其心言學與治以為己王道為準的嘗語學
者曰農工商賈皆有益於世而釋老俗儒非徒無益反
害人心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非虛語也又曰正
學不明名教無主高者入于空虚卑者流于功利惕然
警懼勿忘勿助定其紛擾雜亂之心則虛靈瑩淨心無
不存道無不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又曰人能端莊靜
一則天理存大本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苟不莊

敬則百邪交侵去禽獸不遠矣抱志獨立遁世無悶成
化甲辰以疾卒所註有居業錄敬齋集易春秋通解
未脫稿贊曰宋季儒俗弊天下其劫使夷狄亂華黎元
塗炭三常五常之懿或息幾乎息矣雖名為大儒養
胡元之爵祿棄衣冠而污蟻之若叔心者知俗儒之弊
而反之正可謂超然獨得也已

陳紫峯先生傳 蘇 濬

自虛齋蔡先生以理起學家一時執經之朋門外屢常
滿而所最推轂者莫如紫峯陳先生云余聞之故老曰

蔡先生陽嘔甘澍飲人以酥其氣象似程伯子陳先生
鞭駕風霆其氣象似邵堯夫至其尋繹六經步趨鄒魯
闢榛莽而引之周道則先生之於虛齋也猶虛齋之於
考亭也先生名琛字思獻自為諸生時已厭薄一切鑽
研聖學常自題曰發憤三年湏是不爐不扇把持一敬
莫教媿影媿衾蓋其志也初遊季木齋之門虛齋見其
文嗟異之先生以師禮請虛齋曰子吾友也不當在弟
子列先生固請因師馬虛齋曰吾與人語直憤憤耳迺
與思獻語輒心開也且足以發吾道南哉會虛齋督學

江右延先生訓二子先生時以所得證之虛齋而旋以所聞者課若子諸所談說淺而使之深深而敷之淺險而安常而偉約能不遺肆能不亂若倒萬源注之萬壑也其言曰理一也人所見殊耳苟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屈伸往來不為微榮悴開落不為顯四海九州不為遠閨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不為粗陸象山之主靜不為禪朱晦翁之分析不為支周濂溪授太極于二程不為輕洩天機二

程不授太極于諸子不為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何所不具而吾人耳目心思有所不得則繇分也先生自江右歸日以經學訓都人士所著有正編學四書淺說易經通典先生顧謂諸弟子曰余所談未盡管中見必相從塵埃外細論顏子之所謂彌高彌堅者而後至也余將忘言矣庚午年舉于鄉丁丑年成進士時編修尹公襄得先生文大竒之以語學士靳公靳公曰是固醇儒必蔡虛齋陳白沙門下士已而知其為先生則翕然稱得人云先生釋褐授北部主政比部務故簡先生謂古

人不以仕廢學剖決紛瑣之暇必却律例前書史而時出其意于法律拘束之外則日與同舍郎說經學旁及今古而時時有所規益冠帶之族靡不願交驩先生者先生顧念母氏春秋高請于朝曰臣母寡居年踰七十時光薄暮衰病侵尋定省踈曠無一時而不起憂思南北睽違有終年而不聞信息臣之處此寔難為情乞調南曹以便迎養遂得請調南度支郎司淮安閑事時閑吏多競錐刀牟倍稱之息先生遂通畫弛諸禁以通蹕財當道者欲有沮格先生移書曰論王道則鈔閔可無

設滂池網罟仁者不為也奈何欲多取贏餘為功其人媿屈已而轉南銓部郎銓部多暇則益大肆力於學問學者摠衣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令人人意得會上兩宮徽號例得封先生曰是足慰吾親矣遂移疾歸歸則不入城市不通達官貴人書時獨坐一室中高之無垠遠之太始微之於喁粗之蠖動以及盛衰開闔得喪炎涼之態或適然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亦亦莫測也或興所至縱行山水間與田父野叟問節候話桑麻以為娛每佐風月泛一葦持一樽二簋與一

二朋儕惓然道故而時時出金石聲詠而觴觴而復詠
漏下不休也僕人曰雞既鳴矣先生曰今日雞鳴明日
雞又鳴其達如此先生固無町畦然遇大是非利害則
殫力爭之如波與水利修涂築堤凡可惠此黎者侃侃
如也而郡邑諸大吏欲覲先生不可得則以得先生一
言為重會當道者薦先生碩儒不宜置丘壑即家拜貴
州學憲未及行調江右學憲先生竟以親老不就徵第
時摘園中蔬採江上蘋昕夕侍七箸以為此足自老矣
亡何而太安人終先生年幾六十猶依依孺慕云今世

稱先生者謂先生浴沂風詠似曾點醉北窻自謂羲皇
上人似陶元亮不知先生之學以孝弟為宗旨以宇宙
為襟懷而天機圓徹觸處洞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從容
乎不夷不惠之間其所得深矣所謂虛齋之後唯先生
一人者非與先生詩文若干卷瀟灑有致出于天機而
余所最愛者靜菴詩云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
鳥雲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閑吾性文公祠
堂記云千流萬派同歸于海手舞足蹈于焚膏繼晷之
餘嗒爾忘言于千言萬語之外味斯語也可與嘔心搨

晉剪綵雕龍者同日道耶先生物而海潮不至者三日
 蘇濬曰孔子至老而談韋編乃孟氏獨稱善用易豈以
 章句哉易首乾乾首初其繇曰潛龍勿用釋之曰龍德
 而隱夫隱者非伏其身而不出也非與世相違也入於
 深潛徹於微隱獨往獨來莫窺其際耳先生以無用為
 用而不可知其用殆所謂潛龍者耶吾鄉韋編之學舉
 宗先生余謂先生不惟善明易且善用易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

傳十三

儒林

耿楚空先生傳李贄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列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
 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
 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
 復為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寔不容

不為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耀欲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斯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為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為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寔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魚入魚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惟世人莫可告語者

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於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為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學問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為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益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即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於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

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為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為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咲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為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賻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莊純夫于黃安而與之約曰待吾五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

為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計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婿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已婿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即有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懼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賻物初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辨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喪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至學問

之道兩舍相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若予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耶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為此傳而連書三紙以遺之第一紙以

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墓志予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為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元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為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竒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于塗之人此

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餽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書至野有死麇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為存哉必漢儒誤入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語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

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為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寄寓天王寺中嚙書易粟有餽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籍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為豪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辭

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洗漬至毀器擊床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跪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奉盥請社觴豆饔爨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惟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耶稱疾而歸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病先生進七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

不敢為毀客陽湖服闋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于家視滌漑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衿襦愈于已女治閭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狎遊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為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冠送于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酒若節之迨歸雖夜必擁篲迎于戶或風雨則迎諸塗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篲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

死逾時復甦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疴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夫郁夫人惟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于背先生親自吮舐卧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得見齒不知為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為置三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哉先生雅不致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貴焉強之赴京以親老力辭即邑或交以筐謝不

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于行先生復絕內移床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警歎則躍然起立為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其以租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期至賓客慕義而賻贈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疴瘡如其身諸表侄率子視焉闕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誦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

歲單絞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賁子錢家
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
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陽湖嘗謁客
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道益詬詈
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
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
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
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改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
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橐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

雖敝不可護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遊
者四百餘人或刻厲相責談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端
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趾常獵獵諸生以二六日會
禪興寺辨論蜂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
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者立增長言詮為樊滋
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
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于一又何
是非彼我哉先生于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為標的
聖學論學絕先于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

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于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成其本何以發于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木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于家禮遠邇相倣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

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于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榷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聞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地以

為河祠配林以為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繁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纂游武夷記行于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濤為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為奧倡狂叫呌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佻俾為學齒頰為師卑卑焉以返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為卑賤行若夫嚴于屋漏以對

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有道無媿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潘朝言傳焦璠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于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朝處窮達臨利害無媿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為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蛇中其驢心母弟綸也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

文武不足任重吾齷齷老此奚為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傳宛陵周順之皆執贄請益馬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陣法旁採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源放兵四掠指揮王應楨

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為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却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為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睜眦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殺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于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歸賊歸路前後八陣所向無不得意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乎手朝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

六邑名聲籍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為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起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視不敢吐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鉤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耶而朝言亦以治分者治之蠲歲征六百有奇刊為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于侄子死訟奪之朝言念其瞽也好謂曰侄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為若直瞽

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于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即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嘆曰吾上不能高卧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于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

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己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
淫閣不下聞鵲散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己故
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托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
者而咋舌決齒于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
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
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
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
呼豈不明于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為善也不
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

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東園金先生傳

顧

璘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初
始徙江寧先生性質穎敏魁岸閱達有巨人度少學易
于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是晉江蔡氏
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行傳授盡其精微以
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于易矣而妙用
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
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著紀愚若

干卷其有序畧曰昔壺遂問于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衰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羣臣主盟降自天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于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華外楚國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

十炳如星日衆人皆可得而誅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國蔡昭弑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于聖心是非不拘于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奧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于道其孰能識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于諸儒大備于文定盡矣紀愚何為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

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渙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也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為心不殉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為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泣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為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毒流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

自殺之罪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鐻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啣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辨黠盜之牽誣民安以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于郡為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交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為害臺臣是其議而

不果行郡歲有贏金三千兩不登于籍吏言之先生先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即受事者七日即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為樂公鄉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學為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仍出歸田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韋沒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曰嗟嗟欽佩毋念我逋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

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輶大軌大車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于鄉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成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紛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于世用不誣也

陳紫峯先生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敏于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特其心腑專一經

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于繩尺之文又
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
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王新意推明理性于字析句
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
于條畫枝指于解訓要以詳乎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
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峯陳先
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
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于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
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

矣不敢為之師也于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于虛齋虛
齋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嘗不解
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于講為師弟虛
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托于先生而先生無
所待于虛齋也先生之書布于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
經求通于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佞
張然不知所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
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
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

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
而久存雖與世相獎可也今書肆板四書淺說易經通
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
峯學者稱為紫峯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
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
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
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徇翔不去與章挽而出又當
有美于是者窮堦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
生畀之以是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

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母太安人之養也
篤于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
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
室俯仰其間察見稍長于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
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
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澳樵相問或寅
緣原隍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語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
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吏郎邑諸大夫莫
賭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

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
禮數汚隆為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
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
于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魚所累也先生在位不久事
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
于利邈不以自污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
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
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
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裕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

望浴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
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魯點
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魯點必不異揆
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
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
厓公希元中丞張淨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
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于文給事公淡于仕進與
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于仕迭
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滌顯事功為一時傑出

然林公悔其顛蹟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慎中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垂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子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子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慎中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于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

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度几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有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先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于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于人固其宜也

夏叟傳 取定向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吾友張甌山以司徒郎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

一日甌山號于會衆曰夫為學學為人也而今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叟撫然內省曰吾平日修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甯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蕭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遊因漸知向裡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自省謂時胞中若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于焦子讀

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此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弟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何如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令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聞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主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

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為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也七謂何有于我者也七乃孟子

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銓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着無穀無臭是也叟懼然起立抗穀曰良知曾有穀有臭耶余聞之大恧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諗同志惟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于王心齋董從吾皆以墮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雋博聞強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里中三異傳 耿定向

嘉靖季里中有方山人已鄧僧來自蜀已梁狂至自吉
寓余里皆踰年所跡其行事大都與庸衆人異語曰光
黃之間多異人其然乎異奚傳審異所以致同也梁也
孔慕而俠行吾哀其志方也玄修而羶逐吾惜其姿鄧
也釋崇而言穢吾憫其陷而離也是皆可監已故傳之
楊子云妄譽近鄉愿妄毀近鄉訕吾于人也誰毀誰譽
哉茲傳三子也時若三子臨之在傍者噫嘻假佩縹緲
子卒成上賢得所託爾藉令三子幸取裁于尼父寧至

是乎念及此怛然内疚矣

何狂者姓梁名汝元後自變易姓名為何心隱余懲其
行不中而悲其志故稱曰何狂云狂蓋吉州永豐右族
也家累萬金族衆數千指少補邑庠弟子員從永新顏
鈞游與聞泰州王心齋立本指悅之遂亢然思自樹時
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于時狂倚知見咸狎侮之獨
脉脉心欽鄒文莊曰此孔氏胚胎也意謂大學先齊家
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而躬總一族之政聯族諸子姓督
課之為一家學凡徭賦緡錢時斂而輸之公不給者代

為輸薄息而緩其償一歲邑下令督征狂有謂中有非
正供者抗弗輸為書抵令令怒以狀白當道當道故夙
有聞也趨捕逮下獄擬遣時制府積溪胡公宗憲經略
浙直孝感程學顏氏在幕用事說之檄江省撫臺安陸
何公因得脫狂居幕踰年胡公語人曰斯人無所用用
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狂沾沾自喜謂胡公善用己也
嗣程君陞周丞狂從之來孝感與方山人會礦山語具
方山人傳中程君北狂與居嘉靖庚申歲也余時官北
臺狂匿程君邸即同里士紳避不見問從北部羅汝芳

氏游余故與程羅兩君交善時相往反因晤之聆其言
貌若癡狂然間出語有中吾衷者時張少陵為少司成
予挈之城東僧舍與晤狂俯首凝睇目江陵曰公居太
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為弗聞者游目而攝之曰爾意時
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別去狂舍然若喪曰夫夫也
吾目所不及多見異日必當國殺我者必夫也吾黨學
移別掉不則當北面矣比部主政錢同文者日與游最
暱錢故不飲一夕與語有契歡傾一巨卣至謂父母可
無斯人不可無云無何程周丞卒于京邸予有西夏之

命狂移館別邸從之游者諸方技及無賴游食者咸集焉余頻行謂之曰子慎所與哉應曰萬物皆備于我我何擇焉尋分宜子為言官論敗或曰狂有力焉蓋嘗授為箕巫者以密計因達宸聰也其黨因張之士紳中有遭抑而覲重用者傾貲授室館穀其徒藉之運竒通奧援禍蓋孕于此矣既同丞喪歸狂附舟往過白下以刺投何少司寇何公故前為脫難者嘯狂刺不恭麾之不見狂遂遁巡城臺史捕逮其徒董姓者甘心杖斃以衛狂狂乃得潛依錢主政遊閩粵間壬戌冬予赴南畿督

學遇之潯陽江中予責錢奉命慮囚出不報命而為狂所誘遊方外大不恪趨令絕之北上錢時唯唯謾予而仍與偕遊踰年始至北都書來托予為護狂予乃為轉心文招之意其格而易行也狂一夕潛入予署子謂之曰惜哉子懷此志而行若此死矣夫他日子弟統而墳而三號哀子志也居傾之狂見吾門徒諸不悅一夕復遁去從此依錢東萊或依同丞弟程學博氏重慶已在越中館沈茂材沈為子訟誣及之乃復還居孝感隆慶壬申程學博士挈之來我仲子詰之曰子毀家忘軀意

欲何如曰姚江始聞良知指眼開矣而未有身也泰州
闡立本指知尊身矣而未有家也茲欲聚友以成孔氏
家云仲子曰成家欲何如狂云云仲曰嘻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孔氏求仁子求不仁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
直緣木求魚哉後災且不免矣辭之去余尋起符丞北
上狂居孝感撫臺長樂陳公初聞人言有狂有將檄下
捕逮其徒檢所嘗與縉紳往復書舍之且寓書於余曰
初不知為志學人也予報書悉其素如是而中辨其學
術蓋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如人所言有他則重誣

也時有媚嫉予者中于政府曰陳公捕治某已得某乃
以情囑而庇之故又以書恐陳公曰政府訝公徇人舉
義不終也陳公大惴恐亟更檄捕令益峻乃執之新安
械繫入楚安陸人乘而文致其辜會新城王公繼陳公
來撫楚初不詳其始末也走書閩中詢余余即錄前報
陳公書報之且寓書李司空託為解司空報曰政府左
右且藉此中公也公茲從井救人也耶狂以是竟斃楚獄
無敢收者瘞之會城埋踰年余屬其徒取其骸歸孝感
與程罔丞合殯焉因其志也而為文以招魂畧曰決命

捐生汝何營摸孔陳迹失孔真孔門宗旨曰求仁蹈仁而死未前聞仁與不仁幾微分吾昔與子曾極論子既去余余又移汝轉心文汝心匪石何弗悛塵埃識相汝何明明珠照秉不照身傾萬金之產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為欣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容效齔衡鶯斯之黨又頻頻衆惡歸汝汝何云憶昔與子久要言子卒死兮哭汝墳念子無歸傷我神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爾憶予言尚有新魂兮歸來寧為壁為祥雲毋寧為厲為妖氛云天臺病叟曰秦州立本說緊豈非孔氏指哉

惟孔氏立天下之大本者無所倚而肫肫仁也是故淵淵浩浩若斯已狂以意識承之不免于刑戮有以也然則狂可殺與曰高皇有彛訓在惜時不執此正其罪以明學也噫志學孔者幾微之差且至于此况志異學者乎余懼學者不辨之早至自殺且殺天下故為之傳而附及鄧僧方山人嘗惟處其厚不處其薄山人戾猶龍斯指矣鄧僧見謂先天與後天不相聯屬豈大雄氏不二法哉傳之亦為學二氏者鑒也

鄧豁渠者蜀之內江右族也名鶴少補邑庠弟子員屢

試列高等初聞里中大洲先生談學心厭之已漸有入則時時從之遊即大洲家衆峻拒之勿為阻其家故去邑城三里而近居嘗寓一簾寺中時往來邑城就大洲問學道經家門過不入兒女子或見邀之牽裾呱呱啼勿顧也時父年七十餘在堂室有女踰笄未嫁又有祖喪未舉皆不顧一旦髡髮遊方外文尋喪亦不奔大洲重以為恨為詩書諸名山招之不至暮余仲來余里時年幾七十矣仲館之高筍塘寺屬友人劉姓者昕夕贍之劉事之惟謹不當意而昵里中一狡童祝姓者欲集

貲為狡童輸粟為從事卒為狡童欺取其貲而叛乃其子間聞萬里來省見即譙訶居一二宿即斥遣之時余督學南中巡部遇是子于鳳陽道中泣懇如此余哀而斥廩稍資之歸鶴尋北遊衛輝時其宗人為郡司理因依之適大洲起官過衛輝渠出郊迎大洲遙望見驚異已識之下輿把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且泣且痛自悔責曰誤子者余也余學往見過高致子于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為死墮此大罪惡為不可改今子幸尚在可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以補前愆吾割田

租石石贍子即作券給之于時中洲數孝廉來就大洲問學大洲令鄧輿答問大洲聆已大恚曰吾藉是試子近詣何如時聆子言論乃荒謬一至是耶夫以顏子之質其學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奈何為此虛罔語誤已誤人耶重嘆息而去大洲既入京宗人尋以外艱歸渠封還田券不歸而復遊齊魯間嗣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容見而心故又憐之斥俸十金屬里中一仕宦者悉之歸仕宦者携至涿州渠病作而仕宦者急于赴任棄之去竟死野寺中無所

殞云余過涿令人訪其遺骸不可得矣耿子曰鄧鶴寓吾里時曾集其言論名曰南詢錄中言色欲性也見境不能不動既動不能不為羞而不敢言畏而不敢為者皆不見性云云余覽此甚惡之曰是率天下人類而為禽獸也渠後寓通州屬其徒刻傳之中無此一段語毋亦渠之不得于心刪去之耶近麻城令即衛輝司理子亦大洲門人也嘗從子遊為述其始終如此子惟此老敗缺處稍有識者胥能明之願其捐身忘親陷溺若此所入者何因所為者何事所成者何果至所以迷蔽若

此者其幾微之差必有所在矣昔孟子自任知言蓋知所自生于心而究竟其所終也予覽大洲與吾友胡正甫書深訝其自負張皇輕侮前訓墮罪業而不覺云云其師門亦已重斥之矣吾黨尚多惑之豈不誣哉

方山人黃陂人也名一麟後更與時自號湛一嘉靖間弱冠為諸生初婚不安其室託遊方外潛走太和山之陰習攝心術岩居數年其父兄莫^知所在也山人故英標雅質靜久稍稍發慧時毘陵唐公養晦在里負世重名山人特往從之遊一見竒之唐公方銳志用世時苦

倭患言兵事而山人兼嫻武技益竒焉于時吉州羅先生姚江王先生因皆與之遊二先生誘之歸聖學山人時斤斤檢飾即一茶一扇餽遺亦不苟受也一日謂二先生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秘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羅先生因密叩之山人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羅先生然之偕約之入山習靜吉州諸長者咸尼羅先生不聽遂與王先生偕至山人里居頃之王先生先辭歸羅先生獨留栖道明山中短榻夜坐踰時諗山人無所得憤悔至發疽無恙乃還

既還其夫人又殂不及訣以是心益恨山人山人尋趨吉州謁先生先生拒之峻山人出橐金若干跪請願築室受業終身先生以為嘗已也叱遣焉山人邑邑不得意歸歸時予適訪山人覩其觀羣書盈床意將以博綜為業者一歲孝感程大僕偕永豐梁子期會礦山聯轡數百騎來山人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梁把山人袂曰假我百金鏹山人曰唯唯即千金如命程梁二君覩其色詞閑雅心欽之遂與款語說之以所學術干上云異日有遇羅公當拜下風也山人由是漸易夙操挾重

貲為薊北遊至雲中依李制府娶二姬余時官內臺山人書來言欲入京予報曰翔而後集慎哉時都門二三星老陰招之山人遂入京寓廣慧寺予就密室叩之山人曰予茲行志將納約耳即得卷過如此做衲進亦以此做衲退榮歸非吾願也予曰唯唯顧子所積蓄欲陳于上前者何先山人盡衷以告皆儒生常談余哂曰主上明聖如子所欲陳者耳熟稔矣子志雖大其所欲効者無當也子其休也時都門名公亦多與往還張江陵謂余曰昨晤山人視其神情中若有所為者機達于目矣

余以其意告江陵曰方生此鼓從此槌破矣尋嚴分宜
任子聞其有黃白術欲詔之挾賄李宗伯知其情密以
告予予乃促山人亟避之會予有西巡夏命因挈之歸
行間一日山人謂予曰吾從此息機志學已願學以何
為宗予曰與友朋披赤剖心可矣山人曰吾志欲以明
先天為宗如何予曰披赤剖心即先天也山人惟時若
亦易志為學而多機子故說之如此既歸而先所出妻
家訟之郡郡守持之而拘辱其伯兄予便為解乃免山
人為此滋不得意復出遊汴洛郎郢間流言籍籍起仲

諭之銷聲息影也諸兄懼乃強招之歸予尋還大理丞
亦予告在里山人于白雲山中築室下帷且孜孜為導
鄉事善俗事隆慶中羅先生門人胡廬山氏嘗楚學咎
山人往廷其師也檄下有司捕治業就逮山人以計脫
走予寓書為解意曰昔山人之招致爾師于里也率其
父兄弟侄嚴事之其家遂益勉于為善樂施好義家穀
為之一振予謂山人只此是其拔宅飛昇而嘆服羅先
生有過化功山人故未廷而師師亦非為山人廷者學
使不然捕之急山人遂走附侯黨邵義受知高新鄭且

誤疑胡公之事由于新鄭所構予請予請乘小艇
走雲間徐文貞謀復起也新鄭怒遂矯旨特察諸臺諫
竄于橫州余笑曰不意鄉里後生亦能為崇如此若為
勿聞也者新鄭特疏欲用山人不果無何今上改元新
鄭罷相邵義亦誅山人踉蹌走匿太和山猶居山中居
無何病瘵歸歸而死年甫四紀耳疾之者疑其畏罪托
焉而夙奇之者猶紛紛謂其得服食不死也亦可姍笑
哉昔山人之出遊也假其貲于季父者累千未償及病
革時乃手撫巾笥曰平生苦心所得惟此蓋以所錄丹

方與鉛汞餘餌嘗季父也其家素孝友乃為此鬪爭幾
至相夷余為解曰丹能長生山人當不死矣黃金可成
渠又何假而貲哉山人多以此愚世士紳世士紳往往
為所愚尤可姍笑哉天臺病叟曰嗟嗟世之贊毀亦何
常之有初山人一出而士紳相艷奇以為子房長源復
生譽何溢也及行敗身沒世遂被以大不韙名禍延家
門至形諸載抑何慘與余去山人居僅五里許計其始
終事行知之頗悉惟山人故富室養子也一旦脫屣
世累兀然巖栖者累年斯不亦飄然風塵外哉彼其時

以神情見賞識諸名公非偶也顧諸名公始則獎與太過以滋溢其名根而後復摧抑已甚挺之走險以致墮墜如此假令羅先生始聽其築室山人或亦終身善士既而胡學使不有以激之亦當勉老里中一學究曷至若是狼狽子雖然使山人始出即遇世廟亦陶仲文等耳安免遺詔之辟晚即大用于高相當與邵義諸俠駢首園牆中安能全要領牖下哉以是識世之讚毀得喪其禍福倚伏不可知也顧余撫茲宇下小子以彼其資知慧方啓而使之向往無路末知所裁語曰範圍而不

過曲成而不遺余因有重愆矣

明
文
海

卷
三
百
六
十

明
文
海

卷
三
百
六
十

文
二

明
文
海

